

绝密档案
THRILLER

惊异奇航



罗宾威尔
Robin Moore

绝密档案②

惊 异 奇 航

[美]罗宾威尔 著
管家琪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惊异奇航

著 者	罗宾威尔
译 者	管家琪
责任编辑	其其格
装帧设计	艺 术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7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506—715—5/I·337

定 价: 每册 6.00 元

(全 4 册共计 24.00 元)

前 言

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可分析、可测量,甚至可实际参访的实验现象,例如那些存在于世界许多角落的角锥形物体,或是古老图腾中复杂的几何图形等;虽然从肉眼看来,它们都像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却未必能够清楚解释它们的涵意。

那么,若尝试想要证明一个难以解释的经验,或是一闪即逝的不明飞行物体,会是何等的困难?

近半个世纪以来,与外星人接触和遭遇,或目睹异象的故事,已经变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真实”;不可否认,其中大部分是出于幻想,或光学上的错觉,但也仍然有一些是目前科学所完全无法解释的。

在二十世纪太空探险的旅程里,也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当世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

壮“人类的一大步”时，很可能还有一些世人所不知道的探险计划也已在进行着。

试想，当阿波罗十一号的三位太空人正在执行他们突破性的任务时，有没有可能已遭到外星人的全程监视？他们有没有通知地面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又决定如何指示？还有，那些能证明第一次登月任务远比太空总署计划中还要令人惊奇的证据都到哪里去了？

真相一定就在某个地方，只是所有的证据都不曾公诸于世，那些事实也被刻意深埋在电脑资料库中。政府禁止一般人去接触这些秘密档案。这些档案上都盖了一个鲜明的标签：

绝对机密

目 录

译者简介.....	(5)
打开档案	
我决定让真相苏醒.....	(9)
如果遇见了.....	(15)
这里有一个“圣诞老人”.....	(28)
神秘跟踪者	(34)
噩梦	(49)
另外有一艘太空船	(59)
月亮上的邂逅	(72)
“外星”访客	(83)
灰色的真实	(100)
追踪档案	
名词解释.....	(104)
人物介绍	(108)
地球人不是唯一的访客?!	(111)
太空竞赛	(114)

未来的太空探险	(117)
幽浮异象	(119)
真假之间	(121)

译者简介

管家琪，一九六〇年出生于台北市。O型的巨蟹座女子，感情丰富，但也颇为情绪化。辅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职《民生报》记者，目前专职写作，是一个快乐自在的“个体户”，以从事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创作为主。已出版童话、少年小说创作作品二十几册，翻译、改写作品三十几册。

打 开 档 案

我决定让真相苏醒

我的名字叫作哈里逊·葛瑞尔。

也许你听过我的名字，也许你看过一些我在《休士顿哨兵》上的“太空观察”的专栏。如果你从来不曾听说过我，也从来不曾看过我的专栏，那也没有关系，你大可老实这么讲，那一点也不会伤到我。相信我，在经历过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已经变成像一头老公象那般的厚脸皮了，对一切批评，甚至是侮辱之类的“伤害”，反应尤其迟钝。

我那些杰出的同事常说，我既资深又优秀。我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有时，他们会用嘲讽的口气称呼我“努力的哈瑞”，“哈瑞”是他们对我的昵称；我很明白，他们的意思是，我已经过时了。

我猜他们也没说错，我的确已经过时了。当我刚干这一行的时候，一个新闻记者的行头不过就是一枝笔、一个笔记本，顶多还有一张厚脸皮，挖新闻时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

现在的新闻记者,如果没有价值一万美元的电子设备,恐怕连一则“某校周日郊游”这样的新闻也无法处理。这些过分依赖现代科技装备的记者,即有一天碰到一则真正的大新闻,很可能也会与它错身而过。

过去,如果我的报导被刊登在头版,我会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那都是得来不易、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现在呢,刊登在头版上的常常根本不是“新闻”,只是一些永无止境的流言和诽谤。

事情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在我那个年头,我的编辑是班·哈利,他总是叼个雪茄,果断、明确的向我们索讨新闻真相,而且要快、要准,还得是真正有价值的,他不要那些无聊可笑新闻。

他是一个大嗓门,待人也许不是那么周到,有时还容易与人起些小摩擦,但是他至少教会我该如何从事新闻写作!他教我怎么样去写那些真实且有意义的事件,譬如,在不幸的灾难中挣扎奋斗的故事、克服几乎不可能挑战的故事、促进人们团结的故事、赞美生活中所有欢欣与苦痛的故事。现在呢,新闻记者所写的常常不过就是对于运动比赛结果的争执,和偷看明星的卧室。

我不是有意要抱怨——事实上,从许多方而来看,我

都算是非常幸运的。记者生涯对我是有益处的。这三十年中,我主跑太空工业,在休士顿,这可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我有很好的机会见证了令人兴奋的太空探险的历史。

每一次的太空探险任务,都把我们年轻的太空人带往新的太空领域。我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惊奇。

但是,有一个故事,我从未公诸于世——直到现在。

这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人类首度登陆月球的那一年。

据我所知,我是唯一及时察觉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新闻记者。因为,大部分的记者都仰赖太空总署喂给他们大把大把的新闻资料,我却有一个秘密管道。我的大伯彼得,是指挥中心里的一个技术人员,他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独家大新闻;几乎是在事情一发生,我就知道了。

当我一听到这个故事,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冲到打字机前,把故事中种种不可思议的细节统统写出来,再直接冲到哈利先生的办公室,把整个事大嚷出来。

但有些顾虑立刻阻止我这么做。我打心底明白,哈利先生不会让我发这则报导的。这里头有太多问题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根本无法证实它。我所拥有的只是“据可靠但匿名的消息指出……”，我绝对不能说消息是得自彼得大伯的消息，这会害他丢了工作。

所以，我只好忍痛放弃了这个故事。我从来不曾告诉过哈利先生，或任何人。

但现在我差不多要退休了，我获得了新的勇气，让我重新面对当年那个惊人的故事。哈利先生和彼得大伯也都已经过世了，揭露这个故事之后若有什么负面的后果，就全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承担吧。

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针对这个故事，十分谨慎的做了许多的探询和研究，其中有些“漏洞”现在都补平了。我访问了无数曾经参与太空计划的人，许多太空总署的老前辈都证实了我的故事。有些人还告诉我，中情局下令要隐藏关于这个故事的许多资料。不过，我还是设法取得了正式的秘密档案，万一有一天我因此挨告，这将成为我有力的护身符。

总之，退休在即的我，可以说做了万全的准备，不计一切后果的要公开这个被蓄意尘封多年的故事。

而我对科学想像所曾经拥有过的孩子般的热情，似乎也同时苏醒了。

就从五〇年代开始说起吧。那时我只是德州阿马利诺的一个孩子。每天晚上，我都花好几个小时躲在被单下面，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狼吞虎咽似的猛啃那些廉价科幻小说，像《他们来自火星》、《遥远行星上的战争》，真的十分入迷。

就是透过这些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价值、实际上想像丰富的小说，开启了我年轻的心智。第一次，我紧抓住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在广浩无垠的太空中，真正在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我猜当年那个眼界大开的小男孩至今仍躲在我身体里的某一个地方。许多晚上，当我的妻子已经就寝之后，我坐在起居室中我最喜欢的一张椅子上，读着那些我钟爱的科幻小说作品，像是阿喜摩夫、塞根和克拉克的作品，总是读得很晚。在这些深夜，整个房子都十分安静，只有时钟的滴答声与烟斗的呼噜声与我为伴的时候，我的想像力带我自由自在的遨翔，我仿佛又回到童年时光，梦想在沉静太空中的探险。有时，我还梦想能做无重力的飘浮，一直穿越宇宙。

阅读这些书常常让我感到谦逊且充满敬意。因为我深深了解，在许多方面，科幻小说作家都远比我们这些新

闻记者更能解释宇宙中的神秘。

有人说,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同时也是一个业余小说家,或许是吧,至少对我来说,好像还挺贴切的。总之,尽管我不能向你证明我所要告诉你的故事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我也不准备用报导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我打算只说故事,然后由你自己来判断,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又有多少是虚构?

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只是虚构,那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呢?那又将如何?